避戎夜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避戎夜話
作者：石茂良　南宋

〔宋〕石茂良撰。按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載，茂良，字太初。其爵里則振孫亦未詳，無可考也。是編載靖康元年十一月，金人陷汴京事。蓋親在圍城之內，記所見聞，其中多言都統制姚友仲守禦東南兩壁之功，史不爲友仲立傳，然《欽宗本紀》頗采用之。徐夢莘《三朝北盟會編》第九十八卷引此書，有云：「汴京城陷，僕逃難於鄉人王升卿舍館，夜論朝廷守禦之方，一話一言，莫不驗其文、摭其實，直而不訐，非所見聞，則略而不書」云云，蓋茂良自敍之詞。此本爲明末李衮刊入《　　探》內者，檢勘並無此文，知爲删節不全之本矣。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載有《靖康夜話》，疑卽此書。晁公武《讀書志》列《金人背盟錄》七卷、《圍城雜記》一卷、《避戎夜話》一卷、《金國行程》十卷、《南歸錄》一卷、《朝野僉言》一卷，總注曰：「皇朝汪藻編。記金人叛契丹，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，《圍城雜記》等五書，皆記靖康時事。」其意蓋謂《金人背盟錄》以下六書，皆靖康時人所作，藻合而編之耳，而其文義混淆，似乎六書皆出於藻，故有引是書爲汪藻作者，其實書錄解題載《朝野僉言》爲夏少曾作，《南歸錄》爲直祕閣沈琯作，此書爲茂良作，各有主名也，況汪藻未從北行，安得有《金國行程》乎？

靖康丙午仲冬，金人再犯京師。統制姚友仲領右中三軍備御。閏十一月三日，賊攻通津門甚急，友仲帶領軍將、副部、隊將，子弟效用一千餘人，往通津門救護，軍兵下城接戰，殺傷甚眾。初七日晚，殿帥王宗楚帶領衙兵一千餘人下城，與賊接戰，高師旦死之。是夜，友仲正策應南拐子城，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。躬率將校施放弓弩，監督炮石，凡數陣皆為炮箭所臨。雖不少負，亦不大勝，賊勢稍退。初三至初八凡六日，措置稍稍就緒。初九日早，宣化門告急，又帶一行人往宣化門守御。南北拐子城，皆捍禦水門者也。水門不可遽犯，故急攻二拐子城。矢石如雨，樓櫓皆毀壞，友仲於南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，去馬面三十步許，用磚砌成，中開下轅門干戈板，間下如城門法。四面皆置女牆，迎敵皆自轅門，萬一賊兵厚重，則入轅門，放下干戈板，又是拐子城也。磚城下闊五尺，高一丈二尺五寸，不日告成。通津門兩拐子城，正是受敵處，守御有方，

終不可破，皆友仲之力。凡守拐子法，務要令人少肅靜，可以應敵，人少可以迎眾。友仲首到南拐子城，便令畫拐子圖西廊，每門兩人，守踏定板，外鑰匙須敵樓上與虛棚，凡三層，止是受敵處，每間不得過十五人。弓弩、槍斧手相間，分作三番，晝夜輪轉，更其勞逸，使得休息。萬一賊人不測侵犯，自有備御之法也。初九，日，到宣化門，護龍河。內賊橋也疊過半矣，但未有炮，猶可捍禦。友仲遂選神臂弓、強弩手下臨，分佈床子弩、九牛弩，多置大小炮座，又於攻打處絞縛致勝棚，一日而就成，眾指為鬼工。凡十日，賊橋不能寸進。賊人疊橋之法，先用牌浮水面，次用一重柴、一重席，一重土，增渡如初，矢石火皆不能入。橋之外，正是賊寨，望之燈火如晝。五方百步一望，不斷斧鑿之聲，聞於遠近。其攻城之具，又有火梯、雲梯、編橋、鵝車、洞子（兵法為木驢）、撞竿、兜竿之類。火梯、雲梯、編橋，皆與城櫓齊高，亦有高於城者，皆可以燒樓櫓，雲梯、編橋可以倚城而上，下皆用車軸推行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御之。撞竿，用大木長可數丈者，又用橫水數十條，中穿而下，留手把可以致力，頭以鐵裹，或以大鐵槍，或安以托叉鉤頭可也。每一樓子上，常置撞竿三兩條，俟其火梯、雲梯、編橋至城下，則徐應之，不必驚擾，既撞定梯橋，則眾手用鐵鉤鉤定，進不得前，退不得後，則火自焚，橋亦壞，人亦墜矣。萬一撞竿不中，則用狼牙槍手、炮架槍手御之，亦不能上。惟要當縫得人。通津門拐子城每為賊人攻打，前後共壞火梯、雲梯、鵝車、編橋十數座，皆此也。洞子可以治道，可以攻城，其狀如合掌，上銳下闊，人往來其中，即次續之，有長數丈者，上用牛皮生鐵裹定，內用濕氈，中用太麋，矢石火皆不能入。治道，則欲安炮，並推梯橋之類。攻城，則欲取土透城，皆不足懼也。兵法之御洞子，用鐵蒺藜懸下而敦之。其法以熟鐵闊徑長一尺二寸四，條縱橫布，如蒺藜形，熔生鐵灌其中央，重五十斤，上安其鼻連鎖擲，下敦訖以轆轤紋之。若洞子上有牛皮並泥敦著，即舉速放火炬油燒火。賊人用洞子穿地道來追，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，積薪草安井中，如火薰之，或有用火炮納於其中，則敵自燋灼。又用游火，用鐵筐盛火如脂蠟、毒藥、懸縋下，燒薰穴中攻城人。有用燕尾炬，縛草分為兩岐，如燕尾狀，以油蠟灌之，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，如此皆御洞子法也。撞竿至，則作屋，桑木為之，桶索相連。撞竿須連以環，串竿頭於兩旁，令壯士牽之鉤。竿至，則用栲栳乘其鉤，亦令壯士牽之，乘勢猛放，則竿與人俱倒。惟炮架最難制御，金人炮架，四旁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定，又用生皮並鐵葉裹定，鴟鷂須火不能入。其炮有七梢、五梢、三梢、兩梢、獨梢、旋風、虎蹲等炮，內七梢可以致遠，其石六。五梢等亦可以致遠，其上或放雙炮。友仲先於樓子上受敵處絞縛棚，上羅索網，並下擺糖布袋濕馬糞。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櫝木茷籬格氈，雖慢，然亦可以遮炮也。城下地廣，安炮多，城上地狹，安炮少，最為受敵。十九日夜，賊人一夜安炮五千餘座。城上雖棚，人皆不可存住，死於炮者日不下二三十人。友仲到宣化門上，日恐賊人者有破。議幫築城身之法，視受敵樓子遠近，築面闊一丈二尺五寸，下腳闊二

丈五尺，高五丈，四邊皆有虛棚、女牆，復於旁置兩小門，如城門法。萬一賊兵上城，類有限膈，可以迎敵。不幸為提刑秦元所阻，秦欲幫築目城，議論不同，朝廷遷延不斷，遲十日後，雖竟從友仲之請，然夜息晝作亦如平時，功終不成，惜哉。自十九日夜賊安炮之後，矢石不可盡。二十一日，橋成。先有黑旗子三人先登，都統王　　、姚友仲揮驍勇，使臣與西兵數十人下戰，亦殺數人，賊退橋之南，入洞子中。俄頃，宰相何真至。黑旗子復如前登岸，城中弓弩箭如雨，賊兵略不顧，欲交鋒。西城下寨一，兵約六七百人，望風退走，賊亦不追，城上皆厲聲叫云：“後面無賊！”然勢不可回，隔岸矢石如雨，中傷者數百人，自填於陷馬坑者三十餘人，賊兵望風輕笑，宰相親見之而不恤。初縛虛棚時，友仲使多備濕麻刀、舊氈衲襖，蓋防賊人有火箭、火炮也。幸而金人不善制此二物。二十三日，賊橋浸廣。友仲遣張宗顏、閻維、段永年領敢死兵三百人，血戰於城下，用純斧隊斫壞洞子七所，賊眾敗走。乘勢遂北涉河，至中流，水解陷，死者數十人，返為賊兵掩擊，豈天殆我師也。二十四日早，賊推大梯四乘來攻字型大小樓子，三乘皆為撞竿所壞，又再來撞，撞不著。火熾逼著樓子，沿燒字型大小及三樓子。賊皆登城，舞黑旗，鼓噪。然為樓上火盛，不可過。友仲仗劍，擁班直、守御官軍等救火，弓弩交發，又用煉金汁潑賊，皆墮，殺傷眾，賊遂退，三樓子皆為火燼矣。是夜，再安樓子三座，又為賊炮所碎。二十四日，雪大下。至晚，深二尺餘，加之風聲號怒。二十五日，風雪愈甚。早間，大啟宣化門，出郭京人馬與賊接戰。賊眾見所燒樓子未成，頹毀，撞竿未備，賊遂登城。眾潰，城陷。初，京之出也，城中居民歧踵延頸於宣化門者數千人，立俟捷報，及京敗，城門急閉。賊帥大怒，鳴鼓振旅，鐵衣滿野，多若螻蟻，皆沿城而上，城遂陷。友仲二十五日晚於南城為軍民所毆打至死，肝腦塗地，委填溝壑。骨肉星散，不知所在，家貲劫掠掃地，痛哉！天不祐善人如此。友仲，將種也，三世忠孝，聲聞滿於夷夏。自守御以來，夙夜勤勞，食息不暇，在諸將中尤無負於朝廷者，今反被禍若此。先是，閏月一日百姓毆殺本壁統制辛康宗，辛公指揮城上兵軍不見賊不得亂放箭炮，百姓疑其姦細，故殺之。朝廷縱而不問。故軍兵、百姓聚眾殺人，在一時指揮之間，殊不為怪。蓋京師承平之久，無知小民、游手浮浪最多，平居除旅店外，多在大房、浴堂、櫃房雜處，里巷強梁不在數也。乘此擾攘，聚眾作亂。甚者趕罵宰相，絲擘內侍，打殺統制，放火焚燒，莫知其數。先是，今年秋，友仲議欲於都城置訪巡十六員，新門四隅四員，舊城內四員，每員皆一正一副，每員統兵五百人，遇有警急，則一正將帶領二百五十人救援，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。或有細民乘勢作過，當以軍法從事。仍都巡檢三員在新門內，一員在舊門內，以總其事。惜朝廷不從其請。友仲之議，意恐小人喜亂，故欲設此防民，而友仲親被其禍，豈靈於人而不靈於已耶？友仲之死，門生、故吏無一哭其屍者，茂良訴於王　　，始收拾遺骸，雪冤於朝廷，鬼而有靈，亦少伸也。

（靖康）城陷議和，上見二酋，作二降表，過此，皆孫覿受益之筆，其略云：三里之城遂失籬藩之守，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，既乾汗馬之勞，敢緩牽羊之請，恭惟大金皇帝陛下云云。又云：上皇負罪以播遷，微臣捐軀而聽命。又云：社稷不殞，宇宙再清。粘罕抹去“大金”二字，止欲稱皇帝。又指“宇宙”二字云：“大金，亦宇宙也。”又易“負罪”二字為失德，朝廷不得已，皆從之。

（初，金）人至城下，姚友仲與諸將議，計之便，幸其遠來，賊眾必疲，行列未成，若選五萬精兵出四門，分為十頭項，乘勢而擊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眾必潰亂，有可破之理。過此，則日復一日，賊勢愈盛，援兵不至，士氣阻喪，雖悔無及矣。是時，唐恪止其事，專在和議而已。後攻城既急，友仲復與諸將議急遣使講和為便，累白。何桌方料金人糧道不繼，不日就擒，堅不可和。唐恪謬誤於前，何桌寡謀誤國於後，獨姚友仲於閏月三日往來東南兩壁，以來策應，至二十五日城陷，晝夜勞苦，最為有功，被禍獨甚於二相，天意不可知也。

金人今春既出境，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，如復《春秋》科，太學生免解，改舒王從祀之類，時為語曰；不管肅王，卻管舒王。不管燕山，卻管聶山。不管山東，卻管陳東。不管東京，卻管蔡京。不管河北界，卻管秀才解。道路之言，切中時病如此。

淵聖幸虜營不返，謝元及作《憶王孫》，其詞有云：依依宮柳厭宮牆，樓殿無人春晝長。燕子歸來依舊忙，憶君王，月破黃昏人斷腸。

正月十五日，淵聖在虜營。是日，陰雲四垂，家家愁苦，向之鰲山、教坊百戲、景龍燈火之樂，不可同年想也。士大夫憂憤作歌行者甚眾，獨胡處晦《上元行》膾炙人口，今附於左：“上元愁雲在九重，哀笳落日吹腥風。六龍駐蹕在草莽，孽胡歌舞蒲萄宮。抽釵脫釧到編戶，竭澤枯魚充寶賂。聖主憂民民更憂，驕子媟天天不怒。向來艱難傳大寶，父老談言似仁廟。元年二月城下盟，未睹名臣繼嘉祐。哀痛今年塵再蒙，冠劍夾道趨辭公。神龍今在九淵卧，安得屢困蛟蛇中。朝廷中興無柱石，薄物細故昭帝力。毛遂不得處囊中，遠慚趙氏廝養卒。今日君王歸不得，傾城迴首歌悲啼。會看山呼聲動地，萬家香霧燒天衣。胡兒胡兒莫耽樂，君不見，夕月常虧東北角。”

鴻臚主簿鄧肅作《靖康行》云：“女真作意厭人肝，揮鞭直指來長安。南渡黃河如履地，東望太行不能山。帝城周回八十里，二十萬兵氣烈熾。旌旗城上亂雲煙，腰間寶劍橫秋水。雪花一日故濛濛，皂幟登城吹朔風。我師舉頭不敢視，脫兔豬豚一掃空。夜

起火光迷鳳闕，鉦鼓碎轟地歌裂。斯民嗷嗷將何之，相顧無言惟泣血。僕射何公扣龍墀，閉門相臣噬臍疾。奇兵化作乞和使，誓捐一死生群黎。游談滿空胡師怒，九鼎如山不復顧。郊南期說上皇輿，截被橫流意歸去。陛下仁孝有虞均，忍令胡騎縱吾親。不龜太始自鞭馬，一齣喚回社稷春。胡人慕德猶貪利，千乘載金未滿意。釵釧那為六宮留，大索居民幾捲地。六龍再為蒼生出，自磨虎牙恬不恤。重城兀兀萬胡奴，杳隔鑾輿今十日。南城赤子日駢闐，爭掬香膏自頂燃。忿氣如雲淚如雨，漫漫白晝無青天。太王避狄空金帛，坐使卜年逾八百。天聽端坐民心耳，蒼蒼誰云九萬隔。會看春風擁赭黃，萬民語呼喜欲狂。天宇無塵瞻北極，旄頭落地作頑石。”後亦被虜，至三月二十四日放回。

初，京城被圍，朝廷急於命將。有郭京者，乃殿前司龍衛營兵員耳（京師呼為□著大管）。京師盛傳能用六甲法，可以生擒粘罕、斡離不，餘眾可以掃蕩無遺類。其法，軍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，嘗自試於內廷。其法不得而聞，朝廷深信不疑，授以成忠郎，錫以金繒動數萬計，使自募兵。賜予賞賚恩數備至，人皆呼為郭尚書。蓋管寨俚俗，呼兵員之稱也。其所召人，皆市井游惰，色色有之，不問騎射善否，但擇年命合六甲者足矣。有賣線劉六者，與姚宅比鄰，僕熟識之，郭京一見，授以將命，他皆類此。賊兵攻圍甚急，郭京談笑自若，動似有道者。擇日出兵，可致太平，直殺至陰山而止。其所招軍兵，但欲斫首爾，不必戰也。前置天王旗，每壁分三面以鎮。四壁按五方色，或畫天王，或畫北斗，不知何法也。又有劉無忌者，乃街市貨藥道人，常倒立泥中，懸一服藥牌子，亦作統制。內外許之，蓋取丘睿詩：郭京、楊式、劉無忌，皆在東南卧白雲之讖也。又有僧傳臨山，請亦如京募兵，稱統制，常與京相追隨。二十五日早，宣化門大開，郭京出兵。城中居民跼踵延頸於宣化門者數千人，立俟捷報。俄頃報云：郭京前軍已得大寨，立旗於賊營矣。又報云：前軍又奪賊馬千匹矣。姚友仲疑之，與石茂良登敵樓而望，正見賊兵整定人馬。忽有郭京下使臣來傳令，云樓子上除守樓子使臣軍兵外，餘人並不得上樓子。蓋天甲法能使人隱形，若樓上人多，恐賊兵觀望。言猶在耳，賊兵兩兩翼翼，鼓噪而進，沖斷前軍，一掃而空，若刈茅草。居後者悉墮護龍河，釣橋已屍積，不可拽矣。賊門急閉，賊帥大怒，鳴鼓振旅，鐵衣滿野，多若螻蟻，皆沿城而上，止用一舊雲梯，可置五十人。初有十餘人登疊而上，班直槍手皆不向前用命。又值百姓搬石城上，望風走下，其守御之人與百姓、軍兵互相殺戮，無一用命向前者。其城遂陷，乃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也。余目擊其事，故志之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